



躍進獨幕劇選集

劇本月刊編輯部編

中國戲劇出版社



羅達獨華劉選集

（一）

（二）

跃进独幕剧选集

——工农业余作者优秀剧作——

剧本月刊 编辑部编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6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396号

工人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统一书号：10069·167 字数118·6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 7/16

1959年3月北京第1版第2次印刷

印数5,001—15,000册

定价（7）0.59元

写在前面的几句话

在文艺界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获得巨大胜利的基础上，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大跃进，我们的专业剧作者和业余剧作者们遵照着多快好省的精神，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写出了成千上万的、反映当前现实生活斗争的小戏和大戏，使我们的戏剧舞台出现了一片光彩耀目、百花争荣的新面貌。特别是广大的工农业余作者所创作的剧本，气势豪迈，刚健清新，具有共产主义的新风格。

我们为了初步检阅大跃进以来，主要是工农业余剧作者和青年剧作者独幕剧的创作成绩，便于大家相互学习和帮助，也为了向专业与业余剧团提供优秀的上演剧目，推动独幕剧创作与演出更进一步的繁荣，这里，编辑了两册“跃进独幕剧选集”：第一册是工农业余剧作者的优秀剧本；第二册是青年剧作者的创作。这些剧本是根据全国主要报刊最近时期发表的独幕剧选编出来的。它们只是千千万万戏剧创作中的一小部分，由于时间仓促，遗漏的一定不少，今后我们还打算陆续编选。感谢作者及各兄弟报刊对我们的支持。

《剧本》编辑部

1958年9月25日

目 录

写在前面的几句话.....編 者

已东巧干(独幕話剧)

.....北京市長辛店機車車輛修理厂工人 赵学勤 刘劍堃 赵崇佑 (1)

已东

促进(独幕話剧).....上海机务段 宋 珏 (24)

已东

人心向高爐(独幕話剧)

.....武鋼五公司加工工厂工会主席 管竹卿 (42)

天桥之花(活报剧)

.....天津市紅桥区西北角百貨商店职工集体創作 (71)

落后的报喜队(活报剧).....上海市中冠紡織厂集体創作 (97)

赶快赶(相声剧).....北京市东單邮电局 李文貴 董鳳桐 (106)

喜报(小歌剧)

.....四川南充市絲二厂工人 艺化 新生 元靜 (118)

揚鞭万里趁东风(小戏曲)

.....湖南三都資兴煤矿职工 方昌期 (131)

山区是乐园(快板剧)

.....四川南桐矿区两河乡农民业余艺术团 熊 炬 (147)

岁朝渡口(小戏曲)

.....江苏吳江盛澤鎮盛南乡寶明村 錢元亮 (161)

打擂台(小歌剧)

.....浙江巨县外黄乡东方紅农业一社社員 李 冰 (179)

爷孙俩(小戏曲)

.....武昌造船厂 胡祖立 (189)

巧 干

北京市長辛店機車車輛修理廠工人 趙學勤 劉劍瑩 趙崇佑

人 物：陳玉華——2 8、9歲，插床工。

陳玉山——2 1、2歲，插床工。

張師傅——62歲，退休老工人。

王師傅——53歲，檢查員。

陳 母——56歲。

時 間：1958年春。某日的早晨。

地 點：陳玉華的家里。

布 景：這間屋是陳玉華和他弟弟的臥室兼會客室。舞台的左前方放着陳玉山的床，床頭有一小書架。左邊有門通內室，正中偏左放着衣架，衣架旁有一櫥櫃。正中有通外的門，門的兩旁有窗子。台右放着陳玉華的床，床前放一張寫字台及一把椅子。台中有一張古老的方桌和兩三個木凳。

幕 啟：陳玉華一個人在屋里走來走去，一邊走一邊思索，不時地用手拍拍腦門。忽然，他從地上拾起一個曲溜拐弯的東西，左右比划了半天，又皺皺眉頭扔在一邊；然後又在抽屜里翻了半天，仍沒找到要找的東西。

陈玉华 (走至內室門口)媽，我那本書哪去了？

陈 母 (在內)什麼書啊？

陈玉华 那本紅皮的。

陈 母 (在內)就在桌子上。

陈玉华 沒有啊！

陈 母 你自己找吧！

陈玉华 (到書架旁找來找去，又想起了什麼)媽，昨天給張師傅寫的信，您發了沒有？

陈 母 (在內)攔信筒子里啦！

陈玉华 怎麼還不回信哪！

陈 母 (在內)哎呀，你真累糊塗了，昨晚才寄走，它飛也飛不到啊！

陈玉华 (忽然發現要找的那本書，高興地)啊呀！在這兒哪，可找著你啦！(從書里翻出一張草圖，又將暖瓶上的塞子拿來，用一個大釘子使勁鑽了個眼。又從床下找出一塊厚紙，端詳了一會，因為小又放一邊；翻了半天，最後翻出一張母親做鞋用的格襪，用剪刀剪了一個又圓又方的彎曲形狀，剪完後，仔細地看著。)

陈 母 (從室內提開水壺上，見陈玉华剪格襪，高聲阻撓)
唉！唉！就這麼一張，你又給剪了。

陈玉华 明個我給您打。

陈 母 我倒不怕費事，我是說你們這四支大腳丫子還穿鞋不？

陈玉华 媽，您別着急，這個比鞋要緊的多；鞋好辦，

实在不行，咱們买一双穿。

陈 母 你們呀，不当家不知柴米貴，居家过日子就得儉省，当初你奶奶常念叨：“吃不穷，穿不穷，算計不到就受穷。”記住点，別把这話当成驢肝肺。
(边說边提开水壺灌暖瓶，發現瓶塞沒有了) 唉！这暖瓶塞哪去了？

陈玉华 在这兒哪。

陈 母 (見暖瓶塞上鑽了个釘子) 你呀！二十八、九岁的人了，还跟小孩一样，什么都拆，裕綢給剪了，暖瓶塞給鑽了个窟窿，这还怎么使！

陈玉华 媽！这暖瓶塞可解决大問題呀！

陈 母 解决大問題，赶明兒讓你喝凉白开。(把暖瓶塞放在暖瓶上。見陈玉华还在干) 你怎么还干哪？这四、五天熬成什么样了。誰像你，沒白天黑夜的連軸轉！

陈玉华 媽，您不知道，我們厂这会不只是修火車，現在正造火車头哪！我干的这个活是要紧的活，今晚上再不試驗成功，就耽誤出車了。

陈 母 光顧出車，連身子骨也不顧了！(边說边收拾着东西) 你看看老二，人家就不像你，回家来总是蹦蹦跳跳，在家里都找不着他的屁股印。可你除了看書就是画；你也跟他学学，歇会去吧！(将陈玉华拉到床前，按他躺下；提水壺下。)

陈玉华見陈母下去，馬上起来繼續研究。

陈玉山左手提飯盒，右手端着个籃球，匆匆地上，習慣地將球用力一拍。

陈玉华（惊，制止地）哎，輕一点！

陈玉山 哎，大哥！主任說，讓你明天早点进厂。

陈玉华 什么事？

陈玉山 哟！我忘了問，尽顧打球去了。

陈玉华 看你这孩子，一天到晚只顧了貪玩，爸爸那次来信都說你，你就不会改改？

陈玉山 好！改，改！（要去倒水喝，忽又想起什么，走至陈玉华跟前，神秘地）哎！告訴你一件喜事。

陈玉华 什么事？

陈玉山 咱們厂說話就要造內燃机車了！

陈玉华 真的嗎？

陈玉山 那还有錯！車都开到咱們厂来了。哎！真棒，我往司机台上一坐，嘿！（說快板）

彈簧椅，米色牆，无数的小表挂滿牆；

几里沓（《丫）見（为丫）都蹭亮，

照得老牌英国發慌又叫娘！

陈 母（聞声急上）我就知道是你回来啦！那天回来都帶着响的。又在吵吵什么？

陈玉山 得，不說了。（走至櫥櫃前，倒了杯水喝，感觉不太热；一看暖瓶塞有个眼）嘿！好玩，有意思！这是誰干的？（拿着暖瓶塞照一照）这倒合我的口味。媽，您也来个大跃进，在發明創造呀？

陈母 什么發明創造，这是你哥哥干的，他在研究机器呢！

陈玉山（向陈玉华）大哥，你还鑽哪？

陈玉华 老二，来，你帮我算算这个数。

陈玉山（走向陈玉华，用笔画了半天，結果沒有算出来）在学校里学过，就是全忘了。大哥，对汽缸这活我也动过脑子，就是这个数把我給斃住了。我一想，我一个活人讓你給斃住？得，別找气生，我就扔到一边去了。

陈玉华 你怎么不繼續干？

陈玉山 咱們喝的墨水不多，干不下去了，还非鑽死牛犄角啊？不行，就拉倒算啦！

陈母 念了几年書，白供你了，全拌在飯里給吃了。

陈玉山 媽，这里的事您不知道。（对陈玉华）你看你还是那么死鑽，胳膊上挂了綫，暖瓶塞上鑽了眼，干了一宵活，你也不嫌累得慌。再說，新機車都来了，赶明兒还不得使上新床子！等新机器来了，这些光緒二十六年的老床子也該退休进博物館了。你还一个劲地鑽；我看哪，瞎子点灯——白費腊。

陈玉华 你不会說点正經的，活還沒干哪，你就要开床子啦！你忘了多快好省啦？再說这个活不是干这两个就完了，往后要是大批生产的話，光憑劲头不行，就得又干又鑽……

陈玉山 大哥，你別發愁，多了也沒关系，你要搬不

动，我帮你搬。

陈母（抢白）是呀！你应当帮助你哥哥一点，你哥哥身子骨不如你，这才叫疼兄爱弟哪。把球收起来！

陈玉山 哎！收起来。这是我們家的制度，不能玩球。

装起，（篮球装到网子里）挂上。（挂在床上面的铁丝上。感觉有些饿了；转身走向橱柜，拿出一个凉馒头，刚咬了一口，被母亲发现。）

陈母（抢过馒头）这是凉的，屉里蒸着热的哪！一会饭就得。你这孩子，进门就是急的。

陈玉山 您看都什么时候啦！

陈母 嗨！你回来晚了还有理了，倒埋怨开我啦！回来就催命。哼！玩球的时候再也想不起饿来。等会吧！（下。）

陈玉山（拍拍肚子）哎！忍着点吧，呆会吃热的。（打开收音机，传出噪杂的声音。随手拿了一本“新体育”杂志，躺在床上，伸着懒腰，打了球一拳，自言自语）好球！二比零（打开杂志看了一会）嘿！“八一”对“红星”，这两队是硬碰硬。二比零，哎！废物，老太太上鸡窝——笨（奔）蛋。

陈玉华厌烦地将收音机关上，看陈玉山一眼，返回工作。

陈玉山 嘿！完了活，痛快痛快都不行，处处受限制！

陈玉华 怎么，你那个汽缸完了？

陈玉山 啊，完了！这你还不相信哪？比计划提前一天，明天往車上一安，后天就讓它出厂。这下給咱們这老工厂增增光嘍！

陈玉华 （怀疑地）你还是那么干的？

陈玉山 是啊。窍门沒鑽进去，就得憑这两只手搬着轉。吭嗤吭嗤小鷄吃米似的，楞給啃下来啦！这回主任算松心了，“七一”出車，稳拿。

陈玉华 别自己往自己臉上擦粉。照你那么干，你就能保險安到車上沒問題？你别毛手毛脚的，这是一台新造机車，質量可要紧哪！

陈玉山 我站那兒干了三天的，眼不离刀，刀不离活，那还出得了岔兒。沒錯！你就別嘀咕了。

陈玉华 我是說，用手搬，插弧形，插不好。

陈玉山 那有什么办法？那么大的活，又沒那种床子，又要的挺紧，不这么干行嗎？你又不是不知道，咱們哥們不能讓这点活給吓住；不用說这活，就是再大上几倍，我啃也得把它啃出来。

陈玉华 对呀，活是紧；你就忘了党委書記說：“干得要冲，做得要巧。”这不是上擂台打擂台武！

陈玉山 大哥，干什么說什么，卖什么吆喝什么；咱們不是要笔杆的，为了實現总路綫，就得“武干”！

陈玉华 总路綫怎么說的？鼓足干劲……

陈玉山 （搶說）鼓足干劲！我这勁小啊？三吨半的大汽缸，我硬給干下来啦！

陈玉华（急拦）你先听着。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陈玉山（抢说）我也没落后哇！四天的活我三天就完啦，我也不下游啊！

陈玉华 噍，你听我说完哪！还有多一快一好一省哪……

陈玉山 来多少干多少，这就是多；四天的活我三天干完了，这还不快不省呀？

陈玉华 我说什么你也不听！光凭力气，没有个巧干的劲，那社会主义得什么时候来呀！

陈玉山 你那个倒巧，试了好几回啦，东跑西颠的，又拜师傅又求人，你把我那一大叠书都翻烂了，活儿还在床子上卡着呢！再说研究机器，工厂那么多工程师、技术员，那个不比咱们高明，他们都没辙，咱们这干活的还能蹦出圈去？我劝你要是没把握呀，干脆收摊吧！别栽这软跟斗。

陈玉华 老二，你可别小看手艺人哪！哪条道都是人走出来的，只要敢想敢干，没有做不到的事。

陈玉山 大哥，插床上的活，书本上写的可就能直来直去，你楞让他拐弯，这不是让公鸡下蛋吗！

陈玉华 你别尽迷信那一套，现在有多少土专家也没念过几年书，只要干劲冲天，鑽劲十足就行了。

陈玉山 对，你有理，那你鑽吧。

陈玉华（思索了一会，将草图叠起，向陈玉山）老二，你把自行车的钥匙给我。

陈玉山 干嘛？

陈玉华 我找找張师傅去。

陈玉山 （从口袋里取出鑰匙）給你。（又囑咐地）大哥，
自行車的后带还得打点气啊！

陈玉华答应着，轉身欲下。忽然門开了，張师傅上。

陈玉华 （惊奇地）啊！师傅，你来了，我正要找您去
哪！我給您的信收到了嗎？

張师傅 信？什么信？沒看着啊！唔！还用給我写信，
我早就想来呀！社里的活太忙，社員們干的可欢
啦！大伙拚命干，黑夜当白天，我那个小工厂也就
忙活起来了，我这半个多月，把鋪盖也搬小工厂去
啦，累了就歇会，歇过气来咱們再干。唉！今个早
上我从无綫电里听到咱們厂制造機車啦！

陈玉山 师傅，这台機車是咱們国家自己設計的，可大
啦，比“口五一”还長两公尺哪，真像个小鉄牛似
的。

張师傅 （惊喜地）啊！真不愧是个“二七”老厂啊，干
得对！咱們就得有这股子干劲，爭上游嘛，就得往
前跑。

陈玉华 师傅，大伙的干劲像打冲锋，厂里比过年还热
鬧。我們的口号是：拿出老前輩的“二七”革命干
劲，实现总路綫，新制火車头，“七一”把礼献。

張师傅 好哇！有骨头。

陈玉山 师傅，硬活多着呢！我們还要制造內燃機車！

往后您就熬着吧。

張师傅 对！有咱毛主席领导，有你们小伙子们，赶英国用不了十五年……

陈玉山 英国高鼻子有什么！他现在是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三人大笑。陈母从内室急上。

陈 母 就是你纸糊驴大嗓儿。（忽见張师傅）哟！他張大爷来了，这是哪阵风兒把您給吹来啦？

張师傅 （风趣地）东风啊！哈……哈……哈……

陈 母 您有一年多没来了，退休养老尽顧在家抱孙子了。

張师傅 哪兒啊！哪有那闲功夫，我那小工厂还忙不过来哪！

陈 母 怎么，您开工厂啦？

陈玉华 媽，我师傅在农业社，帮农民修农具呢！

陈 母 噢！敢情是白尽义务。

張师傅 是啊！农业社忙，缺农具，我在村里五帝庙里搭爐壘灶，弄了个小工厂。

陈 母 在庙里开工厂？

張师傅 哈，哈，听着新鲜吧！我把退休的养老金拿出来制了点家伙，整天叮叮噹噹就跟开台唱戏一样，給这个生产队修修播种机，給那个生产队弄打弄打工具；整天没个闲。这一年多給社里可省下了不少錢，我还給社里帶出两徒弟哪，不然这点手艺死了

带进棺材里也是臭槐地。

陈玉山 媽，我师傅就是不軟，在工厂是劳动模范，退休回家在农业社里照样也是劳模，您看（指張师傅胸前劳模奖章）北京市一农一业一劳一动一摸一范。

嘿！真棒！

張师傅 你这孩子还是那么調皮。（向陈母）玉华他爹还在西北跑車哪？常給家来信吧？

陈母 他也是忙，这程子就来了两封信，我們也常惦记着他。

張师傅 我这个老伙計，老了老了还走点老运，馬上就要开自己造的火車头啦！你不用惦记他，这会那兒都是家，那兒都有人照顧。（向陈玉华）这台車怎么样，沒問題吧？

陈玉华 就是汽缸还……

陈玉山 （搶白）师傅，沒問題，完啦！

張师傅 大汽缸可是个膩歪活兒。

陈玉山 （拍胸）唉！您的徒弟还有錯，汽缸活瞞不了您，就用咱們老掉牙的插床，要沒点力气誰也干不了。插元弧，就憑我这两只手搬着搖把干下来的。告訴您，四天的活，我三天就干完了。

張师傅 你是个好小伙子，沒白教你們。（向陈母）他陈大嬌，这是你管教的好呀！两个大小伙子，多大的福分啊！

陈母 咳，好什么！把嘴唇也磨破了，說誰也不听，